



三津田信三

三津田信三

MITSUDA SHINZO

冯乐译

凶宅

凶宅

「家」系列

02

凶宅

冯东译

KYOTAKU by Shinzo Mitsuda
Copyright © 2008 Shinzo Mitsu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8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46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凶宅 / (日) 三津田信三著 ; 冯乐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5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9022-2

I. ①凶… II. ①三… ②冯…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2494号

凶 宅

作 者 [日]三津田信三
译 者 冯 乐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 划 编 辑 渠 诚
责 任 编 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 面 设 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6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军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9022-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致读者

中国版の挨拶文：

致读者

首先，请允许我就拙作得以在中国大陆翻译、印行一事，向出版方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致谢。万分感谢大家的促成！

接下来呢，我想按照小说的系列，为首次阅读拙作的中国读者做一下简单介绍。各位读者参考以下内容后，若能进而阅读本人的其余作品，那真是不胜荣幸。

作家三部曲

该系列以作者自身（三津田信三）为叙述者，现实发生的事情与实际存在的人物在文中多有登场，具有非常强烈的超小说（Meta Fiction）性质。

《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和《作者不详·推理小说家的读本》以及《蛇棺葬》、《百蛇堂》合称“作家三部曲”。（《蛇棺葬》跟《百蛇堂》算是一本。）三部曲主题各异，《忌馆》是怪奇小说，《作者不详》是侦探小说，《蛇棺葬》与《百蛇堂》则是怪谈。另有番外篇《避难所·杀人告终》。

刀城言耶系列

该系列将时代背景设为昭和二十至三十年间，以日本乡镇为舞台，由怪奇幻想作家刀城言耶担当侦探角色，力求达到民俗学恐怖小说与本格侦探小说的融合。

长篇有《厌魅·附体之物》、《凶鸟·忌讳之物》、《首无·作祟之物》、《山魔·嗤笑之物》、《水魍·沉没之物》，短篇集则有《密室·自闭之物》。

家系列

除了“以暗藏隐情的家为舞台”这一共通主旨，该系列没有共同的主人公，各作品之间完全独立。该系列作品的内容属于恐怖小说的范畴，但也融入了侦探小说的一定要素。

具体作品包括《祸家》、《凶宅》和最新作品《灾园》。

死相学侦探系列

该系列由拥有观测人类死相能力的弦矢俊一郎担当侦探角色，他力图解开委托人显露的死相之谜，并救其逃生。

现有长篇《十三之咒》、《四隅之魔》和《六虫之躯》。

Slasher 系列

谜一般的杀人狂一个接一个地残杀登场人物——就像恐怖片里的情节一样。

该系列的作品将会是相互独立的形态，虽然暂时只有《Slasher 废园杀人事件》这一部作品。

非系列短篇集

目前出版的只有一部怪奇短篇集《赫眼》。

今后，我打算以“刀城言耶系列”为中心，继续各系列的创作。（眼下只有“作家三部曲”尘埃落定，宣告完结，所以不会再撰写了。）而且，我很想挑战新的题材和新的作品。

最后，我要对拿起本书的所有读者敬上由衷谢意。希望阅读本书能使大家愉悦，哪怕这愉悦感只是些微之事。

三津田信三

凶宅
凶宅……

第壹话 搬家

望着眼前的山，翔太感受到的是一种突兀的图景——巨蛇盘踞的姿态！

新干线希望号自东京站站台发车的那一刻，日比乃翔太内心充满了学校远足、家庭旅行时的那种莫名兴奋。

朝着未知之地，前行——

想想就很开心。虽然算不得冒险旅行，但对十岁的少年来说，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确实挺刺激的。

昨天，翔太在母校小学参加了四年级第一学期的结业式。今早，日比乃一家迁往奈良的杏罗市，一家五口坐上新干线。

听父亲昌之说，从以前东京国分寺的租赁公寓至杏罗的新家大致五个半小时路程，所以翔太打算在车上读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这是面向中小学生的改编小说。凡尔纳的好几部作品都让他爱不释手。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故而挑了这本与当前氛围极相配的、天马行空的旅行记。

在东京站，车厢内还很混杂，完全读不进去。不过，只要坐上新干线的指定席位，就没问题了。

然而……

眺望了片刻车窗外的风景，当翔太怀着一种即将进入新的故事世界的、别样的兴奋，翻开书的第一页时——

那种讨厌的心悸袭来。

胸口一阵难受，他陷入莫名的不安，坐立不定。

竟然会在搬家的这天有感应……

第一次发病，大致是在上幼儿园前后的那会儿，翔太追着比自己大三岁的姐姐樱子，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时的事吧。

姐姐去的，是附近的孩子们经常去玩的一块空地。那儿就好像是住宅楼之间突然被挖空了一块，空寂得诡异。周围分明有民宅，却鲜见有人过往，是个异常的空间。

空地上，姐姐和伙伴们玩着“我们都是木头人”^①的游戏。姐姐应该是当鬼的，脸伏在相邻两所房子间的围墙上。

“我、们、都、是、木、头、人！”

姐姐大声喊着。其余孩子则从距围墙数米的地方，朝着背对他们的姐姐缓缓前行。

当鬼的每喊完一次，立马转身。其他孩子在此之前得尽可能接近鬼，而鬼一转身，他们就得保持原样，静止不动。稍有小动作被鬼发现，就会被捉到鬼身边待着去了。大家都被捉住之前，只要谁能拍到鬼的背，全体——包括成为俘虏的人——就能一起逃开。

^① 该游戏直译是“不倒翁先生摔倒了”，但从后文的游戏规则可知就是我国孩子们常玩的“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动）游戏。

接着，鬼立马喊：“停！”逃跑的人得马上停在原地。然后，鬼从围墙开始跳三步，伸出手碰到的是谁，谁就得当下一个鬼。

也不知当时的翔太对游戏规则理解到哪种程度，总之，他跟在其他小伙伴的末尾，也加入了游戏当中。姐姐貌似察觉了弟弟的存在，却假装没注意。事实上，当她回头看见弟弟在动的时候，并没有像对别的伙伴那样对弟弟喊：“你动了。”纵然如此，能跟大孩子一起玩，翔太毕竟是十分开心。

不久，一个男孩碰了下姐姐的背——

“哇！”

大家欢呼一声，四下逃散，直到姐姐喊：“停！”

就在这时——

心跳骤然加速。那不是全力奔跑后的搏动——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在内心深处回荡的、某种感觉的初体验。

“好啦，翔太，你就是下一个鬼啦。”

回过神来，只见姐姐正站在一旁。貌似是自己逃得晚了，姐姐轻松地跳到距离最近的翔太身边，举手便碰着他。

但是，对翔太来说，已不是玩木头人的心情了。不知该如何言明，总之是一种异样的焦虑。

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不久就要出大事了！

有什么正在接近！

不觉间，胸口的悸动已演变为某种感应，感应到可怕的东西正步步逼近。不对，这或许只是他自己在无意识间进行的转换。

“我说翔太，当鬼的，就该到那边去啦。”

面对始终一动不动的弟弟，姐姐有点恼火。

“别勉强人家了啦，对小翔太来说……”

姐姐的朋友理惠适时为翔太解围，但姐姐不乐意了。

“既然要和大家一起玩，那就该好好地当鬼啊。”

“但是，他还小嘛……”

“既然如此，就不该和我们一起玩啊。”

“这……怎么能……有点过分了吧。”

“说得倒轻巧。又不是理惠的弟弟妹妹。唔，如果是妹妹的话，我也……”

“快逃……”

翔太脱口而出，旋即抓起姐姐的手，拼命拉着她朝家里走去。不过，他本人对这茬儿已记不大清了。

“要回，你自己回好了！”

樱子当然不情愿，可是总也甩不开弟弟的手。据说，原本性格温顺、一吵架即哭的弟弟，当时竟然执拗地闹着回家。结果，姐姐最终败下阵来，无可奈何地一起回家了。

远离那片空地的同时，翔太那怪异的心悸也渐渐平息。到家的时候，已然恢复正常。

姐姐愤愤地向母亲咪子报告了一切。妈妈担心儿子，但也没看出什么不好的状况。可能就是一般的闹情绪吧。只是，与姐姐不同，翔太打小就是个乖顺安静的孩子。妈妈因此着实疑惑了一番。

那晚，理惠的妈妈打来电话，说孩子还没回家……

据说，姐弟二人回去后，余下的孩子们便改玩捉迷藏了。当鬼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理惠，于是投降，喊理惠出来，但她仍然不现身。最后，所有的孩子出动寻找，哪儿都没有。大家猜，可能是跟樱子和翔太一样，自己先回家了吧，所以就各自回去了。理惠的妈妈听闻此事，便给日比乃家打来电话。

兄妹二人回家后，过了相当久，大家才开始玩捉迷藏。理惠的妈妈闻知，立即联系了警方。接下来，彻夜的搜查也未能找到理惠的踪影。空地上也不见任何可疑痕迹，线索全无。

就这样，理惠失踪了。

此后，若是再无他事，翔太的记忆或许便会就此淡去。可就在他上一年级，去朋友吉川清家玩的时候，那家的婆婆说了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往昔数十年间，那块空地上失踪了好几个孩子，而且都是些女孩子。刚刚还一起玩着，回过神来却已不见……就这样，孩子们接连消失了。

“神隐啊……这可真是！”

不过，别因为自己是男孩子就放松警惕哦——吉川的祖母边说边告诫他们。

要是当时继续玩下去，失踪的没准就是姐姐了……

那会儿，玩木头人的伙伴中，只有理惠和姐姐是女孩子——想起这点时，那种可怕的心悸倏地死灰复燃，让翔太不寒而栗。

其后，同样的感觉，翔太又经历了两次。

一次，是发生在和妈妈走过某步行街的时候。翔太催促着不解的妈妈，匆匆离开了那里。当时没出什么不好的事，直到几天后，就在同一个地方，发生了菜刀男无差别连环杀人案。

另一次则是坐着爸爸的车经过某国道的时候。由于有着明确的目的地，估计爸爸也不会采纳改道的建议。车就这么开过去了，倒也安然无恙。哪知几周后那里竟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十几辆车连环追尾，死伤多人。

至此，三次离奇的感觉，是否在他预告近期的异变呢？翔太本人也不清楚。他毫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预知能力。

某次他乘着电车经过某站，翌日，那里发生了投轨自杀事件。可他对此全无预感。若是能预知某处会发生死亡事件或事故，那当时身处电车内的翔太应该会有所感应才对。

于是翔太想，难不成是因为，第一次是和姐姐、第二次是和妈妈、第三次是和爸爸在一起的缘故？

而现在，全家人都在一起。

之前爸爸从音像租赁店租来的日本老电影《新干线大爆炸》里的特效镜头，突然浮出脑海。如题所示，电影内容即新干线大爆炸。

不会吧……

这辆新干线上也被人安了炸弹？或者是列车出故障脱轨？要么是指令错误，与迎面而来的列车相撞？

可怕的想象在脑海里不断涌现。即便让家人下车，也得

等到在下一站名古屋站停车的时候了。在那之前按兵不动？反正，翔太总归是无计可施。就算平安到达名古屋，又该如何说服父母？

陷入不安的翔太猛然想起，那种可恶的心悸袭来时，并不是当场就发生事故。第一次是在几小时后，第二次是在几天后，第三次则是几周后。

这辆列车上什么都不会发生？至少今天不会？

翔太稍感慰藉。不过，从名古屋到京都的这一路上，他一直很忐忑。原本期待的读书之趣，自然也全无进展。

广播提示列车即将到达京都站，穿过隧道后，京都塔果然跃入眼帘。

爸爸从行李架上拿下每个人的包，妈妈在帮六岁的李实做下车的准备。姐姐则对京都塔的造型发表了一番辛辣的评论，但翔太却忧虑得全然顾不上这些。京都站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等待着他们呢？

“喂，咋了？晕车了？”

面对毫无反应的弟弟，樱子不满地流露出怀疑神色。

“唔，没什么……”

“没事儿吧？药的话有带哦。”

妈妈也应了一句，此时列车刚好到达站台。

由于下车的人太多，通道一直堵着走不过去，尽管翔太明白无须过于担心，但下车前还是极其不安。

双脚终于在站台上落定，顿时被一股盆地特有的温热包

围。虽说心有不快，却忍不住吐了口气。

从京都站要换乘私铁。乘急行电车的话，大致用四十八分钟能到达奈良县杏罗市市中心，爸爸重新说明了下，乘特急的话能缩短到三十五分钟。

“乘特急呗。”姐姐说。

“木木也特急。”

妹妹天真地模仿着，却被妈妈驳回：“这会儿省着点儿吧。”

对于翔太来说，只要赶紧离开新干线就好了。

然而……

前往杏罗的急行电车开动后，窗外风光渐由京都的街景转为阡陌交错的田野。正当此时，那可恶的心悸再度袭来。

莫非不是新干线？

翔太慌了。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复而有感应的情况，这是头一次。

究竟是怎么回事？

翔太拼命压抑内心的惊恐，使其不形于色，并尽力开始冷静地思考。先前避免了危机，这次也会有办法。

回顾过去的三次事件，细细排查。他突然发现过去三次事件发生的地点，并非与恶感袭来的地点精确匹配。起先的那片空地不甚明了，但步行街的杀人事件及国道的车祸，实际上是在陷入恶感之地的前方较远处发生的。商业街那次，他在入口处感到不适，而案件是出口处发生的，之间有段距离；至于国道那次，两者间则有着好几公里的路程。